

揭年畫



人生在線  
厲彥林

年，是中華民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；揭年畫，是迎接春節、烘托節日氣氛的重要文化習俗。春節前，不管城市還是鄉村，家家戶戶忙着張貼年畫、門神和紅對聯，屋裏屋外裝扮一新，增添節日熱烈、紅火、喜慶、祥和的氛圍，此習俗至今在中國廣大農村流行。

「小孩子你別饞，過了臘八就是年。」隨着春節腳步的臨近，沂蒙鄉下老家揭年畫、過春節的熱鬧場景一幕幕閃現在我的眼前。大人孩子辛苦一年，都盼着過年，一方面集中家庭財力物力、犒勞犒勞，穿新衣、過嘴癮，另一方面圖個吉祥團圓和歡樂喜慶，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都充盈。置辦年貨的頭緒很多，做豆腐、蒸饃饃，祭灶、送財神，上年墳、走親戚。男孩惦记着糖果和炮仗，女孩想着穿新衣裳和買幾朵插頭絨花。年畫和對聯這些吉祥物，更受歡迎。

年畫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民間繪畫形式，因在春節前張貼、期盼富貴平安，故叫「年畫」。傳統年畫多木板木版印刷，畫面以神仙和歷史人物、耕種慶豐和花鳥魚蟲等為主，表達人們渴望豐收的心情和對幸福生活的憧憬，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和鄉土氣息。年畫追求拙樸的風格與熱鬧的感覺，線條單純、色彩鮮

明，老百姓喜聞樂見。我國是農業大國，農耕方式和文明影響深遠，因而民間繪畫藝術始終在廣袤而深厚的大地上演變傳承，由原來的驅邪納福過渡轉移到春節民俗、美好憧憬，深扎於鄉野民間，既接近又區別於廟堂正統文化。唐宋時期百姓開始張貼門神畫像，至清代正式稱為年畫。目前，天津楊柳青、江蘇桃花塢、山東濰坊、四川綿竹等地的年畫名氣大、市場走俏。

「揭」意為掀開，「揭年畫」，其實是指購買年畫，它和請灶神、割肉、購鞭炮這些置辦年貨的事同等重要。從我記事起，沂蒙山區就有揭年畫、貼年畫的傳統習俗。「揭年畫」，其實包含除舊和布新兩層意思，年三十這天，先要踩着檯子、梯子揭掉去年貼掛在牆上的年畫，感謝畫中神仙和貴人的保佑陪伴，午飯後再貼上剛剛購買的新年畫和紅對聯，展示新年的期盼和祝福，體現出對年、對歲月的敬畏和對年畫的尊重，家家戶戶同時舊貌換新顏，共同辟邪祈福、人壽年豐，又各有千秋、不落俗套。

我小時候，每年都纏着父親貼年畫，有時年畫被貼得歪三斜扭，漿糊也抹得到處都是，但家長從不埋怨。等我上初中以後，我家就把

揭年畫、貼年畫的財權和選擇權都交给了我。只是娘每年都囑咐我：「買年畫，可別忘了買灶王爺和小胖孩呀。」買來稱心的年畫，情不自禁地先展示給家長觀賞，然後再小心翼翼地捲起來，用紅線捆起來，高高地擱在櫥子或糧囤上面，但心裏有些癢癢，有時耐不住取下來打開欣賞半天，直看到兩眼放光。

當時家家戶戶沒有收音機和電視，都有有線的小喇叭，在每頓飯的前後統一播放半小時至一小時的節目，農村文化生活單調。因而過年串門除了相互問候拜年、說客氣話，就是互相欣賞年畫，當看到美鬚長鬚、容光煥發、手托鮮紅壽桃的老壽星和懷抱鯉魚的胖娃娃，人人眉開顏笑。頂着飄飄灑灑的雪花，追逐着歡聲笑語和噼裏啪啦的鞭炮聲，挨家挨戶拜年看年畫，那人間煙火味和升騰的地氣潤心醉人。小夥伴們誰家年畫被表揚，往往欣喜若狂，忘不了再互相炫耀一番。如今年畫已逐漸被精美的藝術畫所替代，舊式年畫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。我上高中時，還自己用壓歲錢買來彩紙和水彩顏料，畫了些大紅大紫、很鮮艷的裝飾畫，實實美化了自家的老屋。後來，我還膽大妄為地為不少親朋好友結婚畫過喜區，掙過喜煙、喜糖和喜酒呢。

年畫，是我國農耕時代最為普及的民間藝術形式，呈現出一幅幅廣闊的中國世俗風情長卷。年畫內容喜慶吉祥，題材貼近生活，構圖飽滿大氣，體態生動活潑，形象端正健康，畫面色彩鮮艷，寓教於樂，是反映世俗民風的一面鏡子和活檔案。

原來日子窮，但年味濃。伴隨經濟發展、思想觀念變遷和生活節奏加快，「年味」開始趨淡，這也自然。公寓式住宅格局和生活方式，不方便鄰里親朋情感交流。現在條件好了，電視、電腦、手機進入尋常百姓生活，許多家庭年夜飯也外訂餐廳或吃外賣了，有些傳統過年習俗被忽略。客觀上，年俗確實少了，年味也淡了許多。淡的不是年味，而是敬畏感、神秘感、儀式感和人情味。年味淡，主要缺傳統文化的味道。看看春運返鄉潮和春節期間的人口大遷移，就知道年在中國人心中是多麼重要，追逐敬老愛老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闔家團聚，過團圓年的傳統和夢想並沒有改變。

一幅好年畫，就是老百姓新一年生活中的一束光，照得家裏和心裏都亮堂。

好年畫正陪伴好年景回到百姓家，點燃美好生活嚮往，講述鮮亮新生活與暖心新風尚。

年味漸濃



市井萬象

農曆新年臨近，深水埗玩具街的店舖當眼位置收起玩具，換上了農曆新年有關的商品。巨型燈籠、揮春、利是封應有盡有，整條街年味漸濃，吸引不少市民前來挑選，為今年的辭舊迎新做準備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

愛過留痕



人與事  
姚文冬

人的身上總會留有職業痕跡，比如當過兵的人，言談舉止不經意間流露出「軍人範兒」。還有一種痕跡，不是來自職業養成，而是他心中的「舊愛」，在以後生活中的不經意流露。

兒子上高中時，成績持續下滑，我被老師叫去談話，分析半天也沒找出原因，只好歸咎於貪玩，讓我嚴密監督並嚴加管束。通過觀察，我發現他經常偷看手機，時間還挺長。我要過手機，發現他在看小說，還是一部長篇。那是我用過的舊手機，功能不多，給他應急聯繫兼做鬧鐘用，沒想到他下載小說看。我還以為是遊戲呢。當時，氣得我直想摔掉手機，又怕浪費，在徹底檢查一遍後，把小說刪了，卸載了相關軟件，警告他要是再看就把手機沒收。兒子挺聽話，再也沒玩，成績迅速好轉。

上大學後，我收拾他的屋子，整理他的物品時，發現抽屜裏有厚厚一摞筆記本，居然是他寫的「歷史小說」，而且是章回體，有一本寫的是隋唐，先以為是他為練字抄寫的《隋唐演義》，仔細看了幾頁，發現竟是原創，他將那些耳熟能詳的隋唐人物賦予了新故事，文筆雖稚嫩，但可見是用了心的。我掩卷沉思，五味雜陳。當初，他是懷着怎樣的熱愛，一字一句地構思、書寫？他從手機上看小說，是為了能在紙上寫小說，被我發現並阻止，這是一件好事，還是壞了一件事？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破壞了他的所愛。

大學他學的是理工，畢業後從事工程技術，別說寫作，連書都很少看，業餘就是聽音樂、玩籃球。我也早把那件陳年往事忘了。在我印象裏，他就是個愛運動的「理工男」，不像「斯文」的讀書人。但有次他回家過節，臨走說，晚上在宿舍挺無聊，想從我這借幾本書回去看。這當然是好事，比整天刷手機當低頭族強多了。我說你隨便拿。後來整理書櫥，發現歷史類書籍那一排，空出一大塊。我的腦袋轟一下。

他的心底深處，曾經閃過一星火花，有關文學，也有關歷史。在緊張的高中階段，他居然偷閒去寫「歷史小說」？是為排遣壓力，還是雄心勃勃，真想有所作為呢？已經搞不清了。或許，是我的迎頭一棒，也或許，是他有自知之明、權衡利弊，才「幡然醒悟」？總之，火苗滅了，沒成燎原之勢，但灰燼還在，還有些許餘溫——在他無聊時，還能想到用幾本歷史書籍，去撫慰人生寂寞和精神的空虛。

是否，每個人都有過類似的一種「舊愛」？因為一時喜歡，或深或淺地愛過？卻因種種原因放棄了。就像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，偷偷喜歡過某個女孩，從未表白，也從未向人講述過，自生自滅了。但那份愛會在心裏留下痕跡，經年之後，當聽到別人提起她的名字，他的目光瞬間溫柔，那是心底的舊痕在閃光。

那次我問兒子，你是不是有過寫小說的理想？兒子一愣，說，像你那樣？不。他搖搖頭笑了，笑得輕輕，不像和我捉迷藏。然而，他那次借書的舉動，露出了他愛過的痕跡。



君子玉言  
小香

新年後上班，大家見面的問候語都是「陽過了嗎？」十之八九「陽康」了。也有個別親友同事一直堅定「陰」着，自己也不知咋回事，瞎猜可能陽過了自己沒感覺。大家笑稱，這體質，當「疫苗原材料」槓槓的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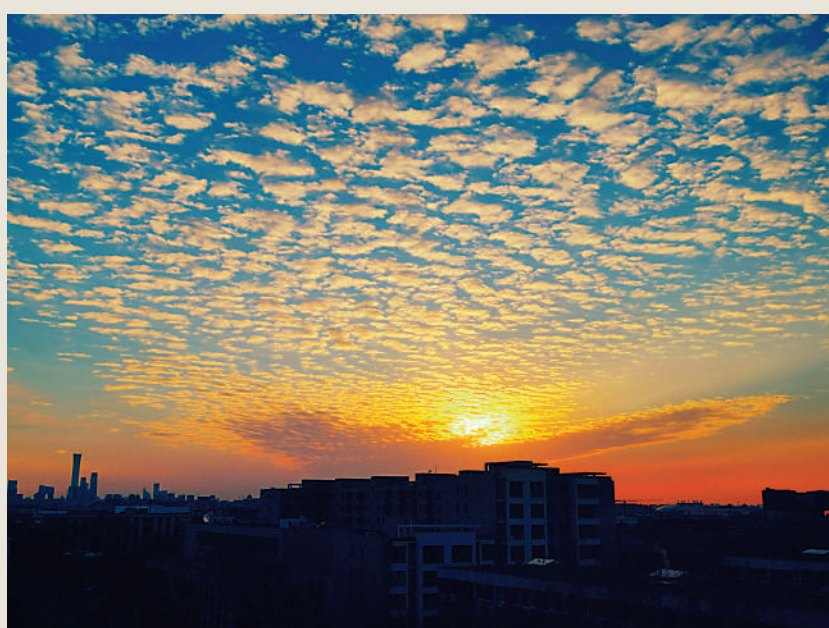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二三年剛過幾天，家裏兩位老太太一個急診住院，一個「陽」了——母親在養老院幾個月沒出門，也「中招」了。

經歷了「陽」帶來的變故，對於老人格外不放心，心裏着急擔心，嘴上還得安慰母親，羅列出好幾條寬心話：母親是養老院從老人們到工作人員中最後一個「陽」的。我說老太太真能扛，單槍匹馬闖進了「決賽圈」，妥妥的「養老院第一名」——此其一。其二是，養老院樓上樓下左鄰右舍的「陽」老人住院的住院、回家的回家，母親所在這層樓，只剩下她一位老人和一名「陽康」的護理員，無意中母親得到了一對一的服務。其三是，這時候「陽」，春節就可踏實些了。

嘴上一二三數着這些「好」，寬慰老太太，其實心裏實在牽掛忐忑，夜裏睡不好，一醒來總要拿起手機看看是否有母親的消息。每天早中晚問母親情況，隨時諮詢協和醫院的朋友曹博士，又追加快遞了一些止咳藥和抗原檢測包。感謝曹醫生！再忙也會抽空回覆指導用藥，我們能夠在不去醫院的情況下，從容應對。

母親自己挺鎮定，既不特別恐慌，也很重視，說是有我之之前寄去的藥和血氧儀，有底氣，「手中有糧，遇事不慌」，聽我們遠程叮囑，症狀發起後吃退燒藥喉片、喝VC水。「陽」的第三天早晨，開始服用WGV弟轉轉託寄來的「特效藥」。老太太雖然年紀大了，但始終人間清醒。每天兩次服藥、間隔十二小時拿捏得準準的。果然，出現症狀五天、連續服「特效藥」兩天後，體溫逐步下降，從攝氏三十八點七度降到攝氏三十六度，血氧保持在九十五以上。

「陽」



都市冬日朝陽。

作者供圖

又按方子「甘草+乾薑」，託護理員買來原料，加了紅糖煮水止咳，覺得喉嚨舒服，便「請客」，讓「陽康」正在恢復中的護理員也盛了一杯喝。

母親到哪裏都人緣好，思維清楚、乾淨體面，養老院從院長到服務員都叫母親「阿姨」，說她大氣又和氣，誰都樂意幫助老太太。作為僑眷，各級部門領導陸續上門看望，慰問春節，母親一高興，精神面貌也好了，身體指數繼續保持向好的優良狀態。一時間，家人微信群一改之前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的憂心忡忡，「海內外」一片歡呼雀躍。

這陣子暫停車輛限號，還是習慣早到辦公室，天色尚暗，夜燈未熄。微曦中，一輪圓月清晰可見。收拾妥當，一抬頭，天光初放，幾朵半開小雲叩窗，好像在問候「你好嗎？」又飄向廟塔金色琉璃瓦頂，輕盈俏皮。頓時，好像聽見心頭嘩的一聲，有什麼東西散化，心情一下子輕鬆了。

忙跑到樓道窗口：只見東方一片魚鱗紋祥雲，如扇貝狀展開，撲面綻放，下邊的厚雲像一隻展翅欲飛的天鵝，太陽在「天鵝」頸項處，如一顆閃閃發光的玉墜。近處遠處的樓宇在晨曦中若隱若現，都市初醒……同事從西邊辦公室跑過來，忙不迭地拍照，一邊拍一邊口中念叨：大片兒，大片兒……

原來，剛才問好的那幾團小雲朵，就是從這一大群裏悄悄溜出來閒逛的。一番忙碌之後，再望窗外，一朵雲都不見了。天空又是一張如這座城市一樣的端莊臉。

一個上下班，見證了天色的明暗轉換——從黑到亮，再從明到暗。心情也似乎一點一點點亮，再一寸一寸平歇。

午後去醫院拷資料光碟，回來步行。走過平安大街，走過黃城根老街……已過小寒，冬月正深。於向陽處的街頭行走，竟也陽光耀耀、微汗蒸騰。街上還是行人寥寥，西單商業街望過去一馬平川。老胡同老店裏，聽不到熱乎乎的叫賣聲，冬日特有的糖炒栗子和烤紅薯的香味也聞不到了。

現代都市裏，尋常煙火早已是罕見之物。在我的感覺裏，兼具現代香氣與市井煙火的大都市，好像只有香港，大俗大貴。俗到塵埃，貴到天際。人們在相同的時段不同的時空，平行生活。

下班高峰時段，環路又開始擁堵。與其說是人間煙火，不如說是人間勞碌。星級酒店豪華的大廳前，停放着快遞小哥的送貨電動車，畫面有點違和感。來來往往奔波的人們，托起生活的沉重，支撐着泱泱人氣，人們自己不覺得，其實他們有多麼堅忍可敬。

親友開始約春節聚會，先確定是「陰」是「陽」，再一番唏噓感慨。丹龍姐如往年一樣，寄來她手繪的生肖掛曆，小兔子靈動可愛。老友們好幾年未見，但一片舊誼溫情，是暖暖的陽。

白色的孤挺花



如是我見  
尹畫

羅大佑有首歌，歌名叫《愛的箴言》。這是羅大佑特地為鄧麗君寫的歌，此曲最早的版本是日語版《白いアマリス》，中文譯作《白色的孤挺花》，作曲仍是羅大佑，填詞則是日本詞作家羽岡仁。日語版是由鄧麗君演唱的，收錄在她一九八三年發表的日語專輯《旅人》之中。

孤挺花竟是朱頂紅的別名。誠如其名，花是正宗的紅色，熱烈、燦爛，像一團燃燒的火。朱頂紅原來還有白色的品種，且有個文藝的別名叫做：孤挺花。白色的朱頂紅，一枝細細的綠杆子擎起一朵大大的白色花朵，滿是孤獨、憂傷和倔

強，與常見的喜氣洋洋的紅色朱頂紅，氣質迥異。遂明白了，此時叫它孤挺花才更恰如其分。

生活中未拍到孤挺花，讀書時倒是看到了它三兩次。

紀德在遊記《乍得歸來》中，寫他在非洲恩岡代雷的窪地周圍，看到數不清的孤挺花。花大，有時一個梗上竟同時開七朵，聞着有點漂白水味。在另一處窪地河床裏發現另一種孤挺花，更大，全白。在一半被水覆蓋的沙灘上，看到第三種孤挺花，六片長長的花瓣。白色。——在紀德的文字裏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孤挺花是白色的。或者說，只有當朱頂紅開白色花朵時，人們才會稱呼它為孤挺花。

黎戈在《時間的果》裏寫過一篇關於梅薩藤的文，提到梅薩藤在日記中記錄了她與花草、大海、日出、貓狗、書還有孤

獨相伴的隱居生活。獨處使她保持着距離，種花蒔草之類的家務勞作成爲心靈的禱修。在漫天大雪封門的季節，她都在津津有味的閱讀種子目錄，在想像中眺望未來的一年的一片夢田，花朵成爲愛意的一種寄託，用梅薩藤自己的話是：「在暴風雨中的情人和我望見的白色孤挺花之間有一個可行的過渡。」

人們為什麼熱愛花朵？除卻它的視覺觀賞美感，乃因花朵還能訴說溫暖，成爲美好生活的寄託載體。比如梅薩藤對獨居生活細微的感知，又比如《白色的孤挺花》中所唱「第一次與你相見的時候，你領我到公園摘下一朵小白花，插在我的頭髮上當作裝飾，至今能感到你的溫暖。在回憶裏綻放的花朵啊，是白色的孤挺花，我要把你對我的愛，一直當成最重要的事……」